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天史 第二卷 淫□九案

一、楚平王納婦鞭屍 平王，楚靈王子，名棄疾。其在蔡也，鄖陽封人之女，奔之，生子建。王使伍奢、費無極為之師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。婦好，未至。無極曰：「秦女好，可自娶之，為太子更求婦。」乃自取秦女。無極得罪太子，因怨伍奢，乃讒之王：「自無極入秦女，太子怨，皆伍奢教之。奢有二子，他日助太子，不能無望於王。」王囚伍奢，欲召其二子誅之。奢之子伍尚至，伍員不至。奢曰：「員不至，楚其盱食乎？」楚遂殺奢及尚。員走於吳，為吳行人。平王死，昭王元年，員帥吳王闔閭與唐蔡俱伐楚。昭王出奔。員掘平王之墓，鞭其屍。闔閭盡妻其後宮，士大夫盡妻其士大夫之妻。三旬而後去。

論曰：棄疾以亂立，以淫亡，而不免鞭屍之禍。無極逢惡工讒，卒亦不免於誅。天道明威，各以類應，可不畏哉！

二、吳王闔閭淫虐楚後宮

吳王闔閭弑王僚以自立，從伍員之謀，大敗楚師。五戰而入郢，以班處宮三旬而秦救至。越勾踐聞吳王在楚，亦起兵伐吳。吳遂引兵還吳。□一年，闔閭帥師伐越。勾踐御之，陳於■李，大敗之，使死士以戈擊闔閭。傷將指，取一履而還。闔閭遂死於軍，命其子夫差曰：「爾勿忘勾踐殺爾父也！」三年，乃報越。

論曰：怨毒之於人，甚矣哉！以淫報淫，以暴易暴，吳楚之怨深，而越得其瑕，螳螂相角無已時也。後吳越構兵，而楚仍稱霸。

三、齊襄公內亂

春秋齊襄公，僖公子也。女弟為魯桓公夫人。公內奸焉。既嫁，夫人與桓公數如齊。襄公亂不止。桓公知之，怒夫人。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桓公於車上。魯人以為讓，公乃殺彭生，為魯除丑焉。是年冬□有二月，襄公獵沛邱，見彘，從者曰：「彭生也。」公怒射之。彘人立而啼。公懼，墜車傷足，失履歸，為無知所殺。

論曰：《春秋》記桓公□七年，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，因會濼而入齊。故曰遂志不謹也。桓公之死，其在蔽苟時乎？齊襄公內亂，禽行既無不道，至魯莊忘仇縱母，復有於師於防於聚之會。《春秋》特書，不一而足，戒亂倫也。迨彭生現彘，身弑而嗣廢，則禮之於人國也，大矣！

四、魯莊公割臂私盟

魯桓公為彭生殺於齊，公子同生，立為莊公。母夫人以殺桓公故，留齊不敢歸。莊公復娶齊女哀姜為夫人。娣曰叔姜，從生子開。哀姜無子。二□二年，莊公台上見孟女而悅之，割臂而盟，許立為夫人。生子班。公愛孟女，欲立班為太子，問弟叔牙。叔牙欲立公弟慶父。問弟季友，友請立班。公遂使人鳩殺叔牙而立班。莊公卒，慶父與哀姜私通，欲立叔姜子開，使圉人殺公子班於黨氏。初，班亦常與季友戲梁氏女，有怨，故及之。班死子，開立，是為公。慶父與哀姜通益甚，乃謀殺其子公而立慶父。魯人怒，欲誅慶父。慶父奔莒，遂自殺。時齊桓稱霸，聞哀姜亂魯，召而殺之，以屍歸魯。

論曰：餘按魯世家，蓋三世淫報矣。魯惠公妾生子息，是為隱公。為公子時，娶於宋，女至而美，惠公奪為夫人，生子允。惠公卒，聽公子揮之言讒，允弑隱公而自立，是為桓公。桓公娶齊女，齊襄公淫之。公為彭生所殺，一報也。桓公生子同，是為莊公。公夫人哀姜，淫於慶父，殺公子班而立慶父，二報也。莊公割臂私孟氏女，生班，班亦與圉人爭梁氏女而為所殺，三報也。雖天之禍淫，歷歷不爽，而淫氣所結，綿污數世。或亦家法乎哉！貽厥孫謀，可不慎歟？

五、衛宣公奪婦

衛宣公■於誇姜，生太子。娶齊女美，未入室，宣公悅而納之，更為太子娶婦。宣公得齊女，生子壽、子朔。自以為奪太子妻也。常心惡而欲廢之。予太子以白旄，使於齊，而令盜遮殺白旄者。且行，子朔之兄壽知其謀，不忍，謂太子曰：「界盜見太子欲使白旄，因而殺之，可勿行！」太子曰：「逆父命求生，不如遂行。」壽見太子不止，盜白旄先往，以代太子死，盜見白旄，果殺之。壽死而太子後至，謂盜曰：「所當殺乃我也。」盜並殺太子以報宣公。宣公立朔為太子。國人不平，逐朔而立弟黔牟。衛遂亡。

論曰：禍有慘於自殺其子者哉？殺一子而二子爭死焉。謂非天乎？宣公殺，非殺子也，奸奪婦也。壽代死，非報兄也，仇亂母也。禍以奸成，倫以淫滅，天之巧報也。亦嚴且當矣！新台之詩，所以悲有乎？可與平王鞭屍之報參觀。

六、明皇納壽王妃致禍

唐玄宗開元二□三年，冊壽王妃楊氏。壽王瑁，玄宗第□八子也。天寶四年，玄宗注意後宮，無當意者。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，帝見而悅之，令妃自以其意，乞為女官，號「太真」，潛內宮，寵遇異常，宮中號為「娘子」。凡儀體皆如皇后，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。四年八月，遂以太真為貴妃，贈其父楊立琰兵部尚書，以從兄■為殿中少監，為附馬都尉，三姊皆賜第京師，奉朝請，封國夫人。從祖兄判善，出入禁中，賜金紫，更名國忠，為司空，領四□餘使，貴振天下，貴妃寵冠後宮，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。織繡之工，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。妃欲得生荔枝，歲命嶺南馳驛飛送。民間歌曰：「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看女卻為門楣。」貴妃寵胡人安祿山，為假子，出入宮掖，醜聞於外。天寶□五年，安祿山反，玄宗奔蜀，楊貴妃及國忠等皆伏誅。於是，盜賊蠭起，屠滅郡縣，不可勝計。太子即位於靈武，唐室遂衰。

論曰：玄宗初政，天下想望丰采，似亦有為主也。及後，杲杲日出，為月所食，而眾星齊亂矣。語云：馬麟躓車，惡婦敗家；牀第之言，三世不安。明皇之謂也。

七、三女滅密

《國語》曰：周共王游於涇上，密康公從。有三女奔之，密母曰：「必致之王。夫獸三為群，人三為眾，女三為粢。王曰：不掩群，公行下眾，王御不參一族。此粢美之物也。眾以美物歸汝，而何德以堪之。王猶不堪，況爾小丑乎？小丑備物終必亡。」康公久而不獻。一年，王滅密。

論曰：女，陰象也。女之美則陰叢矣。陰叢而陽消矣。治亂之所生也。維國曰：女戎維家。曰：婦索三女成奸。密母其知道歟？

八、齊懿公奪驂乘妻

懿公，齊公子，商人，弑其君舍而自立。其為公子時，嘗與丙歇之父獵，爭怨。及即位，斷丙歇父足，而使丙歇僕。閭職妻美，納之宮中。而職驂乘。五月，公游於申池，而歇與職浴，戲職。曰：「斷足子！」歇曰：「斷妻者！」兩人怨謀，弑懿公於竹中。

論曰：別其父而御其子，奪其妻而近其夫，欲不亡得乎？然商人弑其君，有天道焉，不徒禍淫也。

九、陳靈公衰衣伏弩

春秋，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、儀行父，皆通於夏姬。夏姬者，陳大夫徵舒之母也。靈公嘗衷夏姬之衣戲於朝。大夫泄冶諫曰：「君臣淫亂，民何效焉？」公不聽，復殺泄冶。□五年，公與孔寧、儀行父飲於夏姬家，公戲二子曰：「徵舒似汝。」二子曰：「亦似公。」徵舒聞之，怒，伏弩殿門，射殺靈公。孔寧、儀行父奔魯，為人所殺。

論曰：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。四維不張，國及滅亡。靈公衰衣而戲，南冠即淫，君臣之大倫滅矣。單襄公所以知其亡也。

□■、齊莊公登台被弑

莊公，齊靈公公子，名光，為靈公所廢。大臣崔杼迎而立之。初，棠公妻好，崔杼娶之。莊公與之通，數如崔杼家，以崔杼之冠賜人。崔杼怒，嘗欲與晉合謀襲之，不得間。公答宦者賈舉，舉怒公，遂為崔杼間以報怨。正月，莒子朝齊，公饗之。崔杼稱病。公問崔杼病，遂從其妻。妻與杼謀，閉公不得出。登台而請解，不許，遂射殺之。

論曰：齊太史書：崔杼弑其君。然則，杼過乎哉？曰：此為臣道訓也。夫天道則直報之耳。使杼能棄妻而逃，不為公臣則完矣。天豈無殺淫君之手乎？

□一、周幽王一笑傾城

按周太史伯陽曰：夏后氏之衰，有二神龍止於帝庭，自言曰：「余褒之二君。」夏帝卜之，殺與去之，皆不吉；卜請其■，而藏之乃吉。於是神龍亡而■在積焉。及夏、商，傳其器而不敢發。至厲王之末，發而觀之，■流於庭，不能除。使婦人裸而噪之，■為元龜，入王后宮。後宮之童妾遭之，遂孕，無夫而生子。懼棄於路。及宣王時，有童女謠曰：「弧箕服，實亡周國。」宣王聞之，適有實是器者，使執而戮之。逃於道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女，啼於路而收之，亡奔於褒。女長而美，後褒人有罪，入其女於王以請贖。以女子出於褒也。故曰「褒姒」。

當幽王三年，王之後宮見而愛之，生子伯服，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，以褒姒為后，伯服為太子。褒姒不好笑。周制：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，則舉烽，諸侯皆來援。王欲以褒姒笑，乃大舉烽燧。諸侯至而無寇，褒姒遂大笑。幽王悅之，為數舉烽火，諸侯益不至。有號號石父者，佞巧善諛，好利，王用之為卿。幽王九年，太子宜臼奔申。王欲殺太子，求之申侯，不與。王伐之。申侯乃與人召西誇犬戎共攻王。王舉烽，兵不至。遂殺幽王驪山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賄而去。於是諸侯共立宜臼為平王，東遷於洛邑。周室遂微。

論曰：■降於庭，夏書近怪，誠有之乎？厚積三代，淫氣至周始發毒焉。其天數耶，非耶？褒姒不寵，老宮中耳，何能妖人。廢嫡立褒，而後淫氣得而報之矣。女戎何代無之？無如王之不御何！吾不欲人之援，詭怪以自解也。

□二、晉厲公外嬖致禍晉

厲公多外嬖，鄆陵之勝，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。寵姬兄曰胥童，嘗與至有怨而嬖於厲公，嬖人夷陽五、長魚矯，皆有寵於厲公。奪其田，咸怨之。欒書又怨至不用已計，遂敗楚師，乘間使楚公子茂告公曰：「鄆陵之戰，實至召楚，欲作亂，納子周立之。」公告欒書，欒書曰：「其有焉。試使至聘於周。」欒書使周見之。」以實其言，公悅信之焉。遂怨至。八月，厲公獵，與姬殺禽而飲。至以豕進，寺人奪之。至射殺寺人。公怒曰：「季子欺餘！」公將作難，胥童曰：「必先三，族大多怨。」公曰：「然。」胥童、夷陽五以兵八百人襲殺三。又欲殺欒書，不果，遂使胥童為卿。厲公避嬖人匠驪氏之家。欒書、中行偃襲捕厲公而弑之，葬之於翼東門之外。以車一乘，胥童等伏誅。迎立周為悼公。至晉平公元年，亦滅欒書宗。

論曰：《左傳》之外獻捷於周，驟稱其代。單襄子曰：溫季之亡乎，怨不在明，不見是圖。是年而晉殺三，固不在美男破老之時，知有翼門之禍矣。偏聽成奸，故灶不要場也。

□三、呂不韋■春申君

秦昭王四□二年，以其太子安國君之中男子楚質於趙。時秦攻邯鄲，子楚久趙禮衰，困乏不得志。陽翟大賈呂不韋游趙見之，曰：「此奇貨可居。以五百金結楚歡，齎千金西入秦為之游說。」時太子愛姬華陽夫人無子，以不韋力得立楚為子。不韋取邯鄲歌姬與居有身，使子楚見而悅之，因釣奇以獻。其姬及期生子政，子楚以姬為夫人。秦昭王五□年，子楚與不韋謀，去趙歸秦。昭王薨，太子安國君立，為孝文王。子楚為太子。一年，孝文王薨，子楚立，為莊襄王。三年，薨，太子政立。太子政者，不韋進姬所生子也，計二王共立四年薨，而及太子政，疑不韋有力焉。是為始皇。始皇幼，以不韋為相國，號仲父。進姬為太后。太后與不韋私通。及始皇壯，太后淫不止。不韋乃私求大陰人者為舍人。以其陰關桐輪而行，以啖太后，拔鬚眉納之宮中為宦者，日夜侍太后，與不韋淫亂。太后又有身焉。當是，不韋家僮萬人，食客三千餘人。家僮亦數千人。始皇九年，有人告謀反與太后通，事連相國呂不韋。於是秦王下吏治，夷三族，不韋飲鴆而死，秦亦夷其族。先是，楚有黃歇者，遊學博聞，事楚頃襄王有功，封於江東為春申君。能下士，食客珥珠履者三千人。楚王無子，歇私幸李園女弟有身進楚王，生男，立為太子。王貴幸李女，李園用事，妒春申君，恐泄其謀，陰伏死士於棘門之內，斬春申君。使吏滅其家。

論曰：不韋居人為貨，借色穿箭，子母之術大矣！卒至器漏身滅，則亦亡其本矣。拔須，春申進李，何淫報之相踵也耶？

一四、楊貴妃兄姊驕淫

貴妃，楊立琰女也。開元初，冊為壽王妃。玄宗聞其美，納之宮中，號「太真」。遂以為貴妃。妃肌肉凝膩，神采光豔。帝寵昵之，後宮無與倫者。兄釗不學無行，素善，能揣摩人意。上見而悅之，恩幸日隆，一歲遷□五使。帝更其名曰「國忠」，位至司空，與弟、■，皆任近要。貴妃姊三人，皆有才色，上呼之為「姨」，出入宮掖，並承恩幸，封韓、虢、秦國夫人。賜第京師。窮其麗，一堂之費，動逾千萬。國忠與虢國夫人通，往來無度。三夫人從幸華清，皆會與國忠第，水陸珍饈數千盤，一盤費中人□家之產。或並轡走馬，不施帳幕，道路為之掩目。凡楊氏五家，各為一色衣以自別。五家各隊，燦若雲錦。國忠仍以劍南節度使旌節引於前，車馬、僕從充溢街衢。錦繡珠玉，鮮華奪目。國忠嘗謂人曰：「吾本農家，一旦緣椒房至此，未知稅駕之所，終不能致令名，不如且極樂耳！」范陽節度使安祿山，本以胡人，為上寵貴妃悅而幸之，嘗以錦繡為大襪襪，輿之宮中，名為「貴妃洗兒。」上賜金錢甚厚，命國忠弟皆與祿山敘兄弟，故祿山出入禁中，通齊不出，醜聞於外，遂致天寶之亂。天寶□四年，祿山反，帝出奔蜀，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及親近宦官、宮女出延秋門，其皇孫、妃主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中外大擾。至咸陽，日中猶未得食，命軍士散詣村落，乞麥飯。諸妃主以手掬之，須臾而盡。夜半至金城縣，民逃驛無燈，帝與軍士相枕以臥，貴賤無復辨。明日，至馬嵬驛，將士飢餓，日中無食，皆忿怒以禍由國忠，遂於馬上殺之。及三國夫人，以槍揭其首。陳元禮劫帝縊貴妃於驛庭。楊氏滅，軍中皆呼「萬歲」。

論曰：蓋聞情者弱骨之媒，愛者醉心之漿。星眸粉黛，名為伐性之斧斤；狐媚嬌癡，號作登牀之機弩。況假合能得幾時？玉質珠顏，轉眼而雞皮鶴髮，好醜原同一味。金牀象枕，回頭而骨冷魂消。愚者，沉焉；達者，笑之。故琴瑟取諸《關雎》，樂而不淫。牀第戒乎牝雞，禮以防亂。乃有唐多穢，兆自開邦。兄收弟婦，有忝日角之雄；君子納父姬，忽代月升之女主。點籌借籌，投子聞聲。此皆歷代丑蹤，續述祖武，亦不爽矣！逮至玄宗，恣情魚色，納子婦而號太真，寵妃姊耐封列士。華清水滑，凝脂流合歡之香；繡嶺塵飛，連騎側生之笑。堂開錦繡，排甲第於雲霄；門列戟，擲泥沙於金玉。或聯鑾則雲錦迷天，或狎坐而珠璣滿地。雕麟織鳳，羅綺窮天女之工；玉■冰鱗，水陸盡小民之血。以茲淫風相煽，陰氣乘權。蛾眉嬌妹，鴛鴦入■之群；碧眼胡兒，虎豹結狐狸之黨。洗耳之金錢一人，漁陽之鼙鼓忽來。鳳輦雲奔，馬嵬塵起。路旁棄霓裳之寶器，道隅走乞食之王孫，遂使鱗頸投纆，羊頭貫槩。七夕密約，化為冷煙三峽淋鈴銷魂夜雨矣。不亦悲哉！然後知玉碎香殘，前日之珠翠也。鼙鼓征塵，前日之歌舞也。手掬麥飯，前日之珍饈也。以槍揭首，前日之劍南旌節也。樂極而悲來，物窮而理返，是故君子土木形骸，電光富貴，性不以情移而不識以愛亂，蓋審於濃淡久暫之間，不以彼易此也。

□五、武三思穢亂唐宮

武三思者，武后之姪。則天初，廢帝欲傳位三思。狄仁杰以姑姪子母孰親諫，遂不果。卒以三思為內史。唐神龍元年，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。二張既誅，中宗復位，以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。宮人上官婕妤黨於武氏，為之先容，故復三思為司空。婕妤辨慧能文，與三思通，復薦於韋后。帝嘗使后與三思發陸，為之點籌，故三思得與后通，出入宮掖。武后之勢復振，遂封張柬之等五人為王，而後殺之。以宗楚客、周利用等為耳目，時人謂之「五狗」。景龍元年，太子重俊起兵攻三思，及其子崇訓皆死。景龍四年，韋后與上官婕妤為臨淄王隆基所誅，復暴三思屍於市。

論曰：中宗徇房陵之盟，復辟奉婦，已無陽綱矣。至於筐傾覆而不能制，卒死其手。蓋陰孽為疾，除之不淨，唐室穢運未終

耳。寵盡狗來，條焉傾覆，語云「寵臣不蔽軒」，信矣夫！

□六、張昌宗兄弟伏誅武后既亂唐為周，廢帝鳩子，內行愈不正。張昌宗、易之，皆年少，美姿容，太平公主薦之內侍，皆為武后所幸。常傅朱粉衣錦繡，賞賜不可勝計。武承嗣、三思、宗楚客等皆候其門，爭執鞭轡，謂易之為五郎，昌宗為六郎。改控鶴監以易之為奉宸令。每內殿曲宴，太后便衣羽衣，吹笙乘木鶴於庭中。文士皆賦詩以美之，稱為子晉後身。又曰蓮花似六郎。兄弟競尚豪奢，中外側目。弟昌儀為洛陽令，請屬公行。有選人薛姓，以金五千兩賄昌儀。昌儀以屬天官侍郎，後失其名，遂舉在銓，姓薛者六□餘人，悉留注官。其權如此。嗣聖□八年，封昌宗爵鄴國公。神龍元年，後不豫。張柬之舉兵討亂，詣東宮迎太子，斬昌宗、易之於廡下，梟首藁街。

論曰：明月作盡，眾星自出。陰氣淫賊，玄狐入室。污泥涅淄，妄擬蓮花。五王舉義，拔根抽芽。以丈夫之妾婦，事女子之官家，豈偶然哉！吁嗟兮，黃台之瓜！

□七、和士開佞寵

和士開為齊黃門侍郎，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於胡太后。出入臥內，齊主委任之，與婁定遠等俱用事。時號「八貴」。尉趙郡王高睿請出之。士開以美女、珠簾結定遠為援，遂殺睿。以士開為尚書令，與宦婢陸令萱、穆提婆相依附，為之養子，威權日盛。朝士干進無恥者，呼為假父。士開嘗傷寒，醫云當服黃龍湯，士開有難色。有候之者，先嘗一飲而盡。其好佞如此。天元五年，瑯邪王儼矯詔殺之。陸令萱、穆提婆為周所殺。

論曰：情之不為者，君子有以恥之。吮癰舐痔，嗜糞拂須為甚甘而當之無愧，何哉？曰：求富貴也。夫內為人之養子，外必為人之假父，譬如放債取債，以利率利也。他日瑯邪之誅，與灶俱焚，則獲罪於天矣。

□八、丹陽太守妻徐氏報冤

獻帝時，吳丹陽太守孫翊為其督嬖覽、丞戴員所殺。妻徐氏甚麗，覽欲逼而納之，徐給之曰：「乞須晦日，設祭除服，然後聽命。」潛使所親呼翊舊將孫高、傅嬰等與共圖覽。高、嬰涕泣許諾，密呼翊所恩養者二□餘人，與盟殺覽。及晦設祭，徐氏哭泣盡哀畢，及服豔服，薰香沐浴，言笑歡悅若得意者。覽密覘之，果不復疑。因呼高、嬰匿室中，使人召覽入，遂殺之。即率餘人就外殺員。徐氏還衣■，奉二人首以祭翊墓。吳孫權聞之，震服，族誅覽、員餘黨，以高、嬰二將為牙門將軍。

論曰：士君子當途窮志變，賣君父以圖全者多矣。即能奮志以死而博節義之名，猶寥寥也。徐氏夫人耳，全身而報仇，能不落人手而甘心焉，智勇過人遠矣。嗚呼！殺人而淫其室，天之所殛。徐氏殆憑之歟？

□九、元順帝淫奢

元至正□三年，以哈麻為丞。哈麻，奸邪傾巧，以淫術媚於上。有西番僧善行房中運氣之術。號「演揲兒法」。又有僧伽真，善秘密法。皆以淫戲為樂。哈麻進於上。上習之。嘗謂上曰：「陛下尊富極矣，不過保有見世而已。人生幾何，當受此秘密，大喜樂禪定。」於是，元帝大悅，詔以西番僧為司徒，伽真為元國師。各取良家美女，奉之謂之供養，帝日從事於其法。廣擇天下女子，以求淫樂。君臣縱欲，男女裸處，群僧出入無禁。丑聲外聞。帝性巧善劍，制龍舟於內苑，長一百二□丈。行舟，龍首尾眼爪皆動。遊觀山海，於宮中晝夜不息。時中原大亂，天變屢作：龍門於樂清江，天火燒萬餘人；天鼓鳴於絳州，空中有戰鬥聲；大都晝晦如夜者，旬有五日，至正二□五年春，日旁有一月一星，山東赤氣千里。我明太祖起兵滌陽，所至皆歸款。元帝北奔，遂以滅亡。

論曰：天寒冰霜，陰道閉藏。夷狄百年，盤據我邦。長夜大明，日月頓光。腥一掃，我武維揚。人紀天道，禮樂孔彰。峻極於天，悠久無疆。